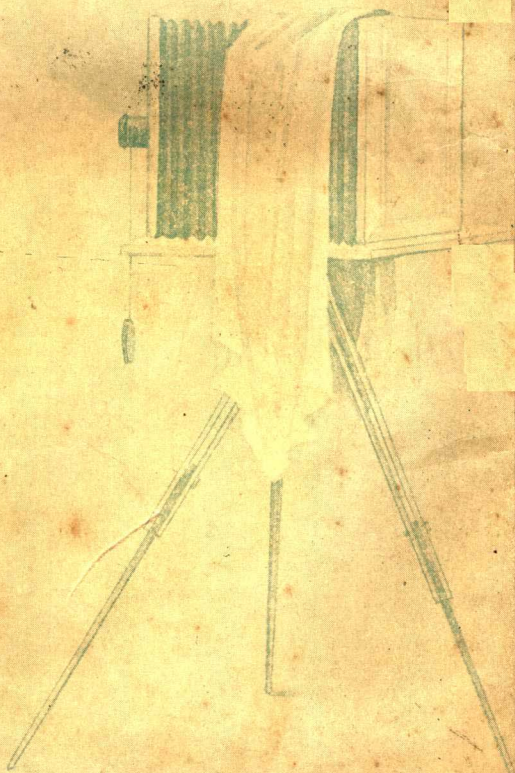


寫真緣

言情小說



上海進步書局印

言 情 小 說

寫 真 緣 提 要

此書以攝影而構成美滿因緣
時值光復艱辛備歷篇中描寫
處想見南北媾和之年官吏之
腐敗黨勢之縱橫軍人之驕悍
司法之黑暗雖爲言情之書而
政治惡劣社會險巇其情形一
齊攝入與風俗人心大有關係
不當專作小說讀

序一

余友某君。遭時多故。不欲以姓氏聞。著書十餘萬言。稿成輒毀。余雖知之。然未得一覩其書也。因是凡友某君者。僅能於談論間領略其所蘊。且談論亦甚寡而難得。今年自入秋以來。某君屢病。九月十日。遂痛長逝。哀悼之餘。爲檢敝篋。得舊紙數十頁。則寫真緣稿也。幸未殘缺。而以書劍飄零。客自署。情詞悱惻。抑何傷心至是乎。其撰例有曰。窮愁相迫。恐不久於人間。是書之成。距某君之死。僅數月耳。又何其言之不幸而驗且速若是耶。余以其文之不多見。復悲其遇有與余同者。爰爲序其匡略。仍未以姓氏宣之於世。從死友之志也。讀者

寫真錄

二

亦知其爲書劍飄零客可矣。

甲寅十月五日

香山畏巖揮淚序

序一

痛哉。寫真緣之爲作也。吾知作者尙未道其胸中之萬一而已。足令吾人不能卒讀矣。夫文字爲言語之代表。言語又心思之代表也。吾今讀其文字。不啻聆其語言。卽不啻見其心地。有心地如是之人。而吾乃不得一覩其狀貌。抱痛又何如也。雖然。作者不如是。則作者不死矣。吾讀其書。乃不禁與作者發同一之心理。吾明日安知不如作者之卽死哉。惟作者有人爲之憑弔。唏噓。吾旣不如作者之長於文。則恐並此他人之憑弔而不可得有也。悲夫。悲夫。

甲寅殘冬

湘江瘦蟬女史揮淚拜序

撰例

一本書命名。以雪岡慧子兩人之情。始於攝影。故曰寫真緣。而描摹社會政治人情世態之處。亦寫真之一種也。

二本書所叙之事實。未必盡屬一人一地。要之我國社會政治中。無此等事實而已。故以小說之眼光讀之。可以歷史之眼光讀之。亦無不可。

三今日小說之書。汗牛充棟。言情之作。尤屬千篇一律。令人厭聞。本書以言情爲之綱領。而着眼於國家社會。叙述愛情。不惹絲毫膩氣。又可視爲政治道德小說讀之。

四著者書劍飄零。天涯浪跡。窮愁相迫。恐不久于人間。是書之作。亦以自弔。深閨才媛。薄海文人。倘有同心。應爲一哭。

甲寅長夏

書劍飄零客自識

四著者書劍飄零。天涯浪跡。窮愁相迫。恐不久于人間。是書之作。亦以自弔。深閨才媛。薄海文人。倘有同心。應爲一哭。

甲寅長夏

書劍飄零客自識

寫真緣目錄

書劍飄零客遺著

- 一 書中之主人
- 二 無一當意之裘馬少年
- 三 兩少年清晨之一見
- 四 雪岡寓意於寫真兩少年始訂婚約
- 五 婚姻之遲延與其成就
- 六 新婚後之離合
- 七 新聞記者之生涯
- 八 鬼魅登場形形色色

九 香媚娘之奇案披露雪岡第一次下獄

十 雪岡第二次下獄死刑宣告之訛傳

十一 一死一生交情乃見

十二 偵探萬惡與黑獄中之鬼氣陰風

十三 幸脫網羅雪岡與慧子之慘別

寫真緣

書劍飄零客遺著

一 書中之主人

當余書開幕之初。願以書中主人。先介紹於讀者。其一爲徐雪岡先生。其一爲祝慧子女士。斯二人者。諸君或未聞之。旣曰小說。固不必真有其人。然書中所記。有豔史。有哀情。有關於社會。有關於政治。有官吏。有盜賊。有俠士。有偵探。歷歷如繪。皆係實事。非空中樓閣可比。然則何以不稱歷史而曰小說。諸君曾習世界之法律政治乎。法律隨政治以變遷。政治之進化。有三階級。其一曰野蠻政治。法律最自

由毫無制限。純爲放任的。其二曰半開政治。法律稍有制限。非如野蠻政治之放任。其三曰文明政治。法律極專制。人民無些些之自由。所謂共和政治者。實文明政治之代表。故法律當尤極專制之能事。稍得自由。卽違背共和真諦。此爲世界政治學者所公認。非余一人之私言。余輩所棲息生活者。既幸爲世界第一等共和國。人民在法律上。當然無言論出版等之自由。雖憲法中或尙有此類條文。然須知此爲野蠻政治之遺蛻。不足爲訓。吾人當力矯之。以圖政治之改良。立將來新憲法之基礎。故吾人卽欲有所著述。不可不託之於說部。以遊戲出之。庶可逃國法之嚴誅。消胸中之塊壘。此已爲國家莫大恩典。吾人所最不易得之幸福。尤須記當購得此莫大幸福之時。

曾拋却好男子頭顱無數。余昔草共和政治史。未成而罷。曾述至此。每手爲之顫。皆爲之裂。而終歎其愚也。諸君讀此。得無厭余之筆墨煩瑣絮絮叨叨。不宜於小說。余今急叙徐雪岡少年之歷史。

雪岡雖有名於余小說中之社會。然一農家子耳。兄弟皆業農。彼乃最不幸而讀書。家於榕城。八九齡時。已馳譽鄉里。有神童之目。性活潑。不受拘束。固有異於常人者。父母以爲兒童不宜如是也。令牧牛以苦之。俾得成材。其年十二歲。赤足涉荊棘。裂膚流血。苟非活潑如雪岡者。殆無日不哭泣以歸。如是一年。亦云苦矣。然雪岡縱遊於牧人之間。手未嘗釋卷。故學問之進步。與稚牛俱長。未幾母憐之。爲請於父。復使棄牛而事書。年甫十四。應童子試。卽冠其曹。榕城士女。以

曾見其牧牛也。乃羣呼爲牧牛小秀才。雪岡之名大噪。童稚皆能稱之。雪岡雖十四齡之少年乎。然偶過街巷。則小家碧玉。秋水盈盈。羣以其一身爲射光之的。竊竊議論其丰采。而小秀才之衣履鮮明。脩短合度。眉目清麗。顧盼動人。一一如寫真之印於腦中。不能稍去。故雪岡偶一回顧。則或拍掌歡笑。或低頸迴眸。而難藏其靨暈。小秀才殊不爲意。然若輩各人之心理。則莫不躊躇滿志。各以曾得小秀才一盼爲幸。噫。斯亦奇矣。

歲月如流。隙駒飛度。曾不轉瞬。雪岡年十九矣。情竇稍開。好色與聰明。其程度每爲比例。愛情初動。如春花之欲放。脂粉叢中。又莫不歡迎此美少年者。故雪岡此時。讀書之餘。稍分心於諸姊。然以秉性高

潔。深疾世之務以悅人者流。其對女子亦然。故至二十齡。而腦中應有情人之位置。竟尙未爲人佔據。無何二十一齡。而遇余書中所稱之祝慧子女士。余今先敘女士之身世。想爲讀者所樂聞。

慧子本吳人。其祖宦於榕。遂家焉。祖父卽世。多歷年所。父性孤介。頗能詩文。家既中落。親朋故舊。遂鮮往來。此自然之理。無足爲怪。女士有母極賢。而詩文書畫。造詣俱精。閨秀中殆無其匹。慧子既生。小聰明。又無兄弟。其母愛之如掌上珍。然課讀頗嚴。四五齡時。每日已令識百餘字。稍長。更以詩文書畫授之。得心應手。母數以爲奇。故慧子雖不幸。而十二妙齡。慈母見背。已有可與雪岡締結姻緣之文字。慧子既喪母。零丁孤苦。顧影寡儔。自憐亦復自歎。紅顏命薄。豈其然耶。

雖有父在。亦甚見愛。然凡事安能如母之體貼。且其時家計益困。惟以慈母嫁資。典質度日。亦垂盡矣。其父爲少年公子時。曾學寫真術。以自娛。至是不得已。乃暫以爲業。而額其門曰劬仙館。以示念慧子之母也。然以其父之孤冷僻靜。亦寥寥鮮造其門者。且寫真之業。半賴裝飾。破屋三椽。東傾西圯。慈母之靈櫬。貧不能葬。橫陳室內。一燈淒然。此種陰森慘淡之悲境。能令人易笑容爲哭泣。苟不欲攝悲劇中之小影者。誰過而問之乎。故此時父女之困。朝不謀夕。殆非余之筆墨所能形容。慧子痛念慈母無一刻去諸懷。夜則就寢柩上。時聞嗚嗚之泣。使其母死而有知。其心痛孤女。又將不知何若。慧子每自思。我母既死。已無術可使復生。我母彌留之時。曾嗚咽與我及我父

告別。最後之淚點。滴滴濕我之頤。且執我手而告我父曰。幸始終善視之母使墮落。……至此卽氣喘不復言矣。嗚呼。母誠愛我。父亦愛我。我當如何奮勵以圖自立。庶稍慰我母之靈。我父衰老之軀。亦因我而有所託。故慧子自母死後。學益勤。誦詩讀禮。喃喃如僧侶在靈前念佛。曾不數年。淹貫經史。旁及百家。母所遺書。已無可讀者。其不以貧困而自薄如此。詩文兼擅。漸爲士林所知。而慧子之天生麗質。宜笑宜顰。亦隨詩文以俱噪。閉月羞花之貌。錦心繡口之才。少年爭欲一覩以爲快。劬仙館門前之車馬。始頻繁矣。

余書至此。先揭一疑問以質讀者。慧子之命運。其自此進於佳良乎。抑自此淪於悲慘乎。天下每多同一事實。而各人之判斷異者。其一

曰。慧子得多數才士之哀憐。他且勿論。其生計當不如前之困。然或又曰。慧子豈易爲人所憐愛者。苟憐愛之而及於生計。則慧子危矣。斯二說者。自以後說爲長。然則此非慧子最危險之時代。千鈞一髮。吾人所日夜代爲鯁鯁過慮者乎。

二 無一當意之裘馬少年

時當春暮。天氣晴陰。花落空庭。鶯啼深樹。點點聲聲。示人以光陰之去。慧子年十八矣。一寸慧心。何能自遣。竊思我母若在我。今日或已……思至此。蓋不禁淚下沾襟也。今觀我父。其冷靜乃如古代石像。且終日謀生不給。安暇爲我身設想者。此種思維。殆無時不往來於慧子之腦際。然則余前所述之危險。慧子此時更易受之矣。噫。慧子

君果不出余輩所料。則余當自此閣筆。以謝讀者。幸慧子乃真一才德俱備之女子。余之得成是書。皆彼一人堅忍卓絕之力。有以助余。讀者當爲余感謝。無稍忘也。

劬仙館既業寫真。少年之來此者。自皆以寫真爲藉口。而輕裘肥馬。傅粉添香。故衒其豪華之度。醉翁之意固不在寫真耳。然則劬仙館之營業。或一時見其發達。亦可稍減父女之苦阨矣。孰知不然。讀者曾聞乃父之情性乎。孤高自賞。求之貧者。可云難得。彼苟今日已足以糊口。則凡後來之寫真者。輒託言辭謝。請以明日。慧子惟伏案作書畫。不與聞乃父事。且見彼執袴少年。更鄙夷唾棄。不稍假以詞色。寫真之成。慧子無一寓目者。彼少年苦心孤詣。每不得要領而還。而

並此數寸之小影。亦無福蒙美人一顧。少年之妄念。乃稍稍冷矣。余不曾述慧子之芳齡。與其近來之心理。以告讀者乎。然則其遇諸少年。何鐵石肝腸若是耶。余思至此。乃大痛夫今之所謂女學生者。自由罪惡。多緣誤用其愛情。遂使主張女子無才便是德者。振振有詞。女界沉淪。永乏光明之望。故慧子非無愛情。必待其人而後用。苟無其人。則視如至寶。韞櫝而藏。決不容浮薄少年。妄生覬覦。是爲慎於用情。用之而得其正者。彼所謂多數才士皆浪子耳。慧子何爲輕假以詞色哉。然慧子之名。既益益流播於遠邇。於是亦有投刺於門。以禮請見者。慧子則見之。談論溫雅。舉止莊嚴。略及書史。慧子每有問。客輒不能對。以是益佩其名之不虛。慧子所與見者。亦輒留意其

言論丰采。迄無一當意者。人才之難。古今同歎。慧子幾不欲再見天下士矣。

美人之美。或不自以爲美。獨彼醜男醜婦。則鮮有不自以爲美者。此亦人事之奇例也。慧子富於學。而安貧如故。乃竟有自以爲美之醜奴。欲以阿堵物之靈。冀一貧如洗之父女。墮其術而不覺。就商於老者數矣。父峻拒之。而曾不稍斂其醜態。一日者携一小照至慧子家。岸然不顧。置小照於書案。兩手垂立。呆如木鷄。蓋其人年已四十餘矣。爲府中幕友。恃有奧援。故敢如此。慧子憤極。大聲欲啼。強父驅之出。父不得已。與言曰去！去！！其人唯唯。半晌言曰。然則我先去。我：我卽去。旋取照片。逡巡退走。觸門限幾仆。慧子乃哭對其父曰。

父乎。苟欲我因貧而入於下流之域。請開母棺我赴之如歸矣。言已大哭。大呼其母。老父爲之泫然。百計勸慰。竟終日不飯也。方父女一燈愁對。歎息唏噓。有某校僕役持函入者。附舊小照一。其函曰。

劬仙館主人鑒。謹啟者。雪岡因中學四年已滿。擬赴試高等。奉上舊片。請爲翻印二枚。能於三日內製就。以便早日起程。尤感。此候

晚安。

徐雪岡啟。

老父既讀函。一手持片照。乃揚首示校僕令去。校僕掩門出。老父正苦無語可與慧子談。乃言曰。此徐雪岡之函與其照片也。令我翻印。至少亦須五日耳。慧子聞雪岡之名。如頓有所悟。然不欲爲父所覺。故仍無問父之言。老父則以照片授慧子。慧子乃自追憶曰。昔我母

所曾爲我言者。卽此人也。細審再四。置諸膝上。欲言不言。若有遐思。父以其顏色稍霽。乃笑謂曰。同一片紙。何厚此而薄彼。一則加諸膝。一則墮諸淵。慧子聞言。紅暈於頰。然無愠容。老父不禁大笑。慧子益不勝其羞。乃奔投老父懷中。曰。我腹甚饑。父其飯我飯。我欲以止父。勿復言。老父方以慧子見懟爲憂。見此樂甚。輕撫其背。吻其額。曰。兒乎。飯冷不可食。吾當爲汝購冰雪糕耳。老父之言。似尙含諛諧之意。慧子則唯唯。嬌憨之容可掬。余書至此。誠不解雪岡之一紙寫真。乃具有何種魔力。而竟使慧子悲喜移易。至於若是之速也。

三 兩少年清晨之一見

天下事無大小。其成功皆有賴於機會。惟機會至不易遇。故天下不

如意事竟常八九也。彼四十餘歲猙獰可惡之幕友。無端而觸慧子之嗔怒。嗔怒之餘。而雪岡之函適至。誰爲爲之。孰令致之。夫亦曰機會而已矣。凡人相形之下。則美者愈美。惡者益惡。故無幕友之冒昧。則雪岡之照片。未必爲慧子所注意。卽注意矣。未必卽一往而情深。慧子所以如此者。蓋有反動力之作用。如旣啖苦口之葯。而得糖餌。味乃倍鮮。然則彼幕友之輕舉妄動。無害於慧子而大益於雪岡。余所謂機會者此也。惟此蠢如鹿豕之幕友。爲人作先驅。而大受其辱。以去。乃真可憐不足惜耳。慧子旣飽食。與父略談家常事。未幾就寢。以日間神經多受刺擊。不能成寐。細思此誠奇事。我母昔日。何以告我以雪岡。又何以其時我雖聞之。而並無何等之感觸。今一見其狀。

貌。誠當世之俊兒。其才名又復藉甚。我苟得斯人而事之。則我之一生爲不虛矣。繼而思之。我貧如此。何由可與雪岡近。且雪岡之家庭。雖非富厚。然必不欲其子得貧窮之婦如我者。噫。我誠薄命。我誠薄命。我恨當我母死時。年幼無知。不隨以俱去也。思至此。淚涔涔下。濕枕函之一角。遂使萬念俱灰。視此無情之世界。有如牢獄。旣復爲解脫之想。以自壯曰。我何癡愚。以自苦乃爾。雪岡果爲非常人。必不以貧而輕我。苟以貧而輕我。則雪岡亦常人耳。我何慕焉。如今天下雖乏才。然以我金玉自守。學行俱修。何慮不遇鍾期者。今徒自悲。雪岡又不知之。何益於實。輾轉尋思。無一刻暇。夜深人靜。萬籟無聲。鄰家之時鐘。已鳴二下。始朦朧睡去。而雪岡之小影。乃若隱若現。時出沒。

於其腦海。芳魂屢驚。哭笑互作。今夜之慧子。已非昨日天真爛漫。胸中無物之慧子矣。

雪岡以年少力學。方銳志圖進取。既畢業於中學。乃擬赴高校。更求深造。請製寫真之事。出於無心。初非有意以此通殷懃也。校僕既持函赴慧子家。乃忘却令其僅製半身而已足。不得已翌晨親自赴之。恐遲則製就不及改也。雪岡詣慧子家。門掩。聽之內無人聲。稍推之。而門內所懸之馬口鐵箱。鏘然墮地。始驚醒夢中之人。慧子自言曰。彼汲水夫。今日何以獨早。老父朦朧應曰。恐非彼早。乃汝遲耳。汝其速起開門。無就誤苦力工人時間。我年老畏寒。今當十一月。不至十。一時不能起也。言次慧子已起。惟以汲水工人。每晨必至。且年近六

十之鄉人。故慧子每晨不妨僅着小衣以啟門。門啟或稍復就寢。今日當亦如常例。雪岡既久待於門外。欲去再來。已而知有人起。乃更待之。而頻以指彈其門。慧子應之曰。鄉間老頭來矣來矣。汲水何亟亟爲者。旋去門鍵。門大闢。不料所謂汲水夫者。乃昨夜照片中人且往來夢魂中人也。慧子此時衣小衣袖短露其臂。鬢髮凌亂。睡容尙鮮。顯邊酒渦。深深作淺紅色。所謂亂頭時節最傾城者。已盡爲雪岡所見。慧子急遽。幾疑此身尙在夢中。而雪岡容貌。覺較之夢中所見尤爲英俊。雪岡素鎮靜。然一見慧子。當此早晨時候。腦府清虛。不知不覺間。藩籬盡撤。腦中人跡罕到。最深最狹之一點。已剎那頃被娘子軍人直入佔據。永列版圖。此際神情。惜老父未起。不及從其背後。

攝一小影以實余書。令讀者於非文字所能形容之處。皆可以按圖索驥。心領神會。如參與於其間。雖然。雪岡慧子。奇士佳人。固守禮君子。多所謙畏者也。驀然相遇。必持何種態度。方滿足讀者之意。此余執筆時之一難事。蓋雪岡而去。則何解乎久待。欲入其門。則見彼小娘子者。方逡巡俯首。無地可容。豈堪逼近。益滋羞態。雪岡乃莊嚴其容。柔聲請曰。幸達乃翁。云徐雪岡來也。言時首向門外壁間。觀所懸之寫真圖畫。以令慧子毋窘。慧子曰。然則請少待。語未竟。足已返身入內。急告父曰。速起速起。彼……方待於門外。老父不知爲雪岡。漫應之曰。何必我起。囑將廚下水缸。與我所用以滌寫真者。皆盛水令滿。更給以銅幣三枚。令去可矣。慧子不禁失笑。然心中突突。仍忘告

以雪岡之名。僅曰。彼非汲水夫也。老父曰。非汲水夫。則何人乎。慧子又失笑。頓悟。乃以徐雪岡三字。輕輕向老父耳側告之。父曰。彼來何事。亦何必我起。汝不畏其小影。何爲畏其人乎。其整衣履出見。問以何事。且告以苟欲晤我。則須十一時可矣。慧子在他人。必不肯再出。然雪岡久立於門外。頻頻似以咳嗽聲促室中人之答覆。慧子無已。着衣外。略頻鬢髻。出延雪岡。請入門坐。旋掩其門。蓋室中與街衢之相隔。僅恃此枯朽柴扉耳。坐既定。慧子莊言問曰。先生清晨辱臨。以何見教。雪岡則告以製照片事。慧子亦述父言。在理雪岡此時。已可以去。然身却木立未動。賓主既相對。互欲乘其不見。以私窺。殊不意兩兩目光不期而自會。相觸以成直線。此際有一事。最爲雪岡所注。

意者。讀者諸君。不嘗聞老父言。今時爲十一月乎。仲冬天氣。嚴寒已侵。雪岡雖非紈袴者流。亦旣棉矣。而慧子所衣外衣。乃僅有潔白布衫一領。其手背肌膚。隱露血絲。似一彈而欲破。雪岡大憐之。思彼受凍如此。相形之下。其何以安。繼思彼或尙有而未及衣乎。因我而受寒。是胡可者。不得已向慧子言曰。凌晨造謁。有妨清睡。姑娘其未及御棉衣耶。今日天氣。殊嚴寒矣。慧子曰。否。我母去世後。數年以來。我之冬衣。皆僅此耳。然較之卑污其行。以易溫飽者。差自安也。豈曰無衣。不欲保身而傷潔耳。雪岡聞言。深愧堂堂男子。乃操行恐不能如此弱小女子之堅。且舉前後一爲思之。數年以來。慧子之名。聞於士林者久矣。彼裘馬少年。翩翩公子。又莫不挾其黃白。以求慧子之

一盼而慧子鄙夷視之。貧乃如故。此卽其品高行潔之明證。不謂小
小寫真館中。乃有此卓犖出羣之人物。可敬孰甚。可愛孰甚。我旣幸
而遇之。是不當失之於交臂。然自聆慧子之言。雖有相助之忱。知尙
不可以驟白。祇得忍心害理。聽其一寒至此。而惟再三流露夫內不
自安相憐相惜之態。慧子慧人。固已喻之矣。雪岡復言曰。得聞高論。
自愧昂藏。如僕者殊有負此衣耳。因興辭。慧子曰。然則今日十一時
殆不來晤吾父乎。……讀者試思之。慧子之以不來見問。是否甚望
其來。恐卽金聖歎氏所謂不來句是來句也。雪岡則應之曰。十一時
如有暇。或當復來一候尊翁。惟尊翁事忙。不必因僕而久待。倘不遇
者。僕異日尙可以再來耳。讀者更思之。雪岡言如有暇。言或當復來。

爲不定乎。爲確定乎。惟慧子則知其必來。雪岡亦知慧子之知其必來。故不妨游移其詞。言已遂告暫別。嗚呼。彼兩人銘心刻骨之情。百年甘苦之味。卽造端於此十餘分鐘之一見。幸讀者諸君。勿爲草草讀過。則作者之私願也。

四 雪岡寓意於寫真兩少年始訂婚約

慧子於雪岡去後。卽入內擬告老父以雪岡之言。而老父之鼾聲正作。其時僅九句鐘耳。慧子乃獨坐凝思曰。我昔聞雪君之名於我母。我年少並不注意。昨於照片中見其狀貌。頃又目擊其舉止言詞。果非凡才可比。我母殆已爲我注意於其人耶。惜哉我母。我十二歲卽棄我而長逝耳。吾於今晨測之。不獨其學行高尚。性格溫存已也。其

對我之情。雖屬初晤。而依依不舍。相惜相憐。已一一流露於眉眼。我深悔彼時對之殊嫌冷淡。不解何以我胸中所欲言者。彼時皆不能出諸口。竟未以相慕之意。絲毫傾吐於雪君之前。雪君能勿以我爲薄情乎。雪君再來。吾不當復如是待之。蓋雪君誠非他人可比也。思至此而真正之汲水夫已推門入。慧子又不禁爲之一驚。慧子此時腦筋之易受擊刺。蓋可知矣。

雪岡自離慧子家。緩步而行。復以慧子之舉止言動。細爲推想。覺端莊靈敏。曠世無儔。而高潔之懷。尤令人可望而不可卽。吾其赴學校一訪吾友。苟時計之針稍近於十一時。則我卽赴之矣。想慧子之所。以賜我者。必更有進。蓋初見而問我以再來之期。在他人固尋常事。

然豈所論於慧子。我誠幸福無量。我亦當爲慧子造幸福於無量。我心始安。此時兩人之心理如是。余不欲爲之稍加潤飾以存其真。蓋余是書之實質。固歷史而非小說也。

朝曦既放。簷鵲喜晴。天空作淺碧色。最宜於寫真之日也。慧子今晨之樂。爲從來所未有。乃十時卽促父起。曰。我今日欲製一小影。父其爲我備之。老父旣起。曰。乾片已罄。須往西市購之。此時卽去。亦當十二時還。下午一時。方可照耳。慧子曰。甚善甚善。父其速爲我一購。老父唯唯。略用早餐。乃去。老父去後。慧子方事梳洗。對鏡自照。飄飄欲仙。西人譏吾國之好美色者。曰。中國人徒好脂粉耳。好羅綾耳。如慧子者。絕脂粉。棄羅綾。殆可謂真美矣乎。未幾。客至。讀者試猜之。頃爲

十時半來者係何人。蓋雪岡自慧子家出。赴友處坐談。頻頻注目於壁間之時計。自九時至十時。已如一年之久。自十時至十時半。則其長似更倍之。無論如何自耐。不能待至十一時矣。故來者非他人。卽慧子心中所甚願其來之徐雪岡也。慧子殊不料。既相見。雪岡言早晨多所失禮。幸寬假之。旋問老翁已起乎。慧子曰。他日此時。必尙未起。此時殆未有十一時也。言時目注雪岡。適與雪岡之目光相值。慧子乃急視他處。兩人皆微笑。較之清晨所見。似稍罷矜持矣。慧子續言曰。老父以先生未言今日必來。故已赴西市購乾片。有失迎候。幸乞諒恕。但至遲十二時必歸。先生或稍待之。先生如不以寒舍爲不堪容膝。請在此午餐可也。慧子知雪岡之必來。而又以事倩老父他

往。此中究屬有意。抑係無心。余皆不爲妄斷。讀者可自思之。惟慧子頃間所對於雪岡之言。已大異於早晨之清淡。且語語皆含深意。雪岡安可不諾諾連聲者。雪岡既有意。兩人相與閒談。名曰坐待老父。實則兩人心理。皆恐老父之卽歸。或有言而不能竟。兩人既略述學問上之所經過。而關於欲言之處。終以不可卽言爲恨。雪岡忽視其母之靈樞。問曰。令母堂以何年仙逝。何以尙未安葬。慧子微喟曰。我母棄世時。我年纔十二。今已六年矣。雪岡曰。然則姑娘芳齡。爲十八也。妙年得此。豈勝企戀。如僕者長於姑娘三歲。而學問乃恐不及姑娘。愧何可言。此一問答間。絲毫不着齒痕。而兩人之年齡。已交換以相告。談論又見進步矣。慧子曰。先生謬獎。令人汗顏。倘不見外。請母

復爾。至論我母之安葬。則須視我之命運如何。如今日之我。養生送死。皆不能無憾耳。言時眼圈已呈紅暈。雪岡自爲之唏噓不置。然竊謂此時或可以更密切之言進。乃鄭重言曰。姑娘……僕竊欲竭其至誠。略陳肺腑。姑娘其許之乎。然姑娘幸毋以浮薄少年視僕。則僕方敢有所言耳。慧子曰。先生……早晨奉見。竊以先生有異於常人者。故傾心而願談其衷曲。先生有何明教。但言之毋隱可矣。吾輩交際。光明磊落。想先生所言。亦必光明磊落。有異於常人者。慧甚願聞之。雪岡曰。姑娘……慧子正襟而坐。凝神以聽。僅聞姑娘二字。而外則忽闕。老父歸矣。言遂中止。兩人皆甚訝。時間過去之速。何以僅不數語而已。達十二時也。蓋慧子恨未竟聆其言。而雪岡亦以未竟所

言爲悵。然在慧子心中。以雪岡既欲陳其肺腑。可知其對我之情。在雪岡心中。以爲我欲陳其肺腑。而慧子竟滿心滿意。許我言之。則其對我之情。不更可知乎。惜老父不稍緩其步履也。此非余故欲迂迴其筆墨。當時之實事固如是者。卽余亦爲之甚惜。想讀者亦急欲一聆其言。而恨爲老父歸來所阻耳。

雪岡之遇長者。每謙恭而有禮。況在慧子之父乎。故老父甫入門。雪岡已迎前長揖爲禮。老父曰。數年不見。乃已如是。長大。學校考試。又均列前茅。可喜可喜。旋顧慧子曰。汝與雪君。初不相識。我與汝母。則當其幼年得志時。已稔之矣。惟科舉廢後。卽進學校。讀書甚勤。故不時見耳。又對雪岡言曰。照片待明後日。可以翻印。至少尙須四日也。

雪岡唯唯。旋告以僅製半身而已足。老父曰。早晨何以不言十一時須來。致我他出。有勞久待。慧子聞言。略低其首。雪岡亦唯唯稱謝。老父乃謂慧子曰。乾片購得。可以照矣。吾已就食於飯館。且購有荳沙餅三枚。尙足以饗二人。吾他日僅購二枚。今因新開之店。似較舊店爲大。遂添購其一。雪岡辭不肯食。慧子以目示之。老父復強雪岡食。雪岡乃裂其一之半。慧子卽食其餘半而止。老父笑曰。汝兩人何以如是謙讓。強之食盡。致兩少年面皆微赧。老父問慧子曰。午餐且俟。下午二三時再作計議。汝不必入廚下。卽在園中一試新片可乎。慧子曰。我可待明日。何必亟亟。老父曰。然則早晨何以必速我往購。汝始終小孩子氣也。慧子又略低其首。雪岡以頃間未竟之言。思如何。

可達於慧子。至此忽感悟。乃請於老父曰。吾久不攝小影。請先得一試如何。老父曰。甚善。如何布景。請自定之。雪岡乃置几椅各一。椅上以手帕墊鮮花一球。而身立於椅之右。慧子已喻其意。暗中自喜。思如何亦使雪君喻我之意乎。雪岡攝影既竟。慧子乃與父言曰。明日再照。又須另行布置不勝其煩。我卽就現有之景。先製一枚可乎。老父甚愛女。又不知彼兩人之用意。自無不贊成者。慧子遂依雪岡所照之處。移易椅几位置。而仍置鮮花於椅上。所與雪岡異者。雪岡乃立於椅之右。而慧子則立於椅之左。如以兩片疊之。則兩人適分立於左右。誠妙人妙事。異想天開也。攝影已畢。兩少年各於不言之中。懷充分之得意。慧子復倩老父爲速洗滌。一觀佳否。老父至黑房中。

又須半時。雪岡與慧子尙在園中。雪岡曰。姑娘……先時僕所未竟之言。乃關於吾兩人一生之幸福。頃間照片之意。姑娘已喻之乎。慧子俯首無言。手把椅上鮮花。以纖指數其花朵。雪岡復問曰。姑娘之意如何。慧子益俯其首。低聲言曰。亦請觀我之照片……言未竟。雙頰已作海棠色。急置花椅上。逃入父所。雪岡此時徘徊顧盼。覺園中景物。皆作笑顏。西風吹樹。蕭瑟之聲。亦如仙樂。自謂天地間所有樂事。已爲我與慧子兩人佔盡。老父既洗片。曰。甚佳甚佳。因持出。顧慧子在黑房近側。尙俯首沉吟。黛眉雙鎖。蓋慧子喜極而轉有所思。所謂受郎珍重。轉愁深。底樣酬郎一片心。女子之心理。固有然也。老父則謂之曰。雪君初來。奈何令其獨坐。老父誠憤憤。不知彼兩人者。早

已定百年之約。於老父在黑房中之數分鐘矣。雪岡既得見照片。復與老父閒談。始欲辭歸。老父對他人極冷靜。其於雪岡。不知何故。乃甚愛之。約未赴高校以前。每日來與慧子習書史。且曰早晨甚佳。免慧子必擾起吾。雪岡唯唯。慧子更堅之以目。老父乃送雪岡於門。自此雪岡每晨必至。而兩人相與筆談。互爲酬答。凡七日間。都萬餘言。名曰雪慧晨談集。書藏甚秘。余恨無從探悉一二。以增余書價值。倘有日公之於世。則爲情場生色當不少耳。

五 婚姻之遲延與其成就

雪岡晨候慧子。既已七日。翌日之晨。慧子視雪岡。似不勝其憂者。慧子乃問之曰。雪君……何事縈懷。苟不妨相告者。幸毋隱也。雪岡曰。

非有他憂。高校已將開學。明晨必須起行。吾以不忍暫離君側。故躊躇耳。慧子故正色曰。雪君……學問關係一生之事業。君苟因私情而消壯志。則我不啻爲君之罪人矣。豈愛君慕君之初意。君必速往。勿以我爲念。且榕城與省會。隔一葦耳。魚雁能通。相思可慰。惟願君珍重自愛。學有所成。我雖苦寒。當始終不渝。語至此。聲殊嗚咽。雪岡躍然起曰。金玉之言。令人氣壯。明晨決當赴之。然則今日此時。卽吾兩人暫別時矣。雪岡又言曰。吾愛一寒至此。僕心不能安。幸許我稍節用費。以濟君困。慧子勃然曰。雪君……君愛我之心。已深領之。今君方求學。我不能有以助君。方滋慙愧。更何忍剝君學費。以苦君身。君果如是。是卽輕我。請勿復言。雪岡無奈。惟思赴省以後。再作計議。

兩人行將別矣。余今有一言敬告讀者。彼兩人愛情深密。可云無間。然須知七日以來未一握手。慧子案前僅置一席。雪岡坐此。則慧子立於其旁。有時雪岡強之。始一互易其坐立。故形跡之間無絲毫兒女子意態。誠有異於世俗之所謂猥褻爲愛者。今當暫別。慧子乃始與雪岡一握手。以此爲海誓山盟之代表。讀者至此。所當拍掌歡呼。爲兩人致賀者也。

雪岡赴省而後。慧子家益貧。然求婚之媒妁。更繹絡而不絕。老父惟一舉以問慧子。慧子皆不許。老父亦莫知其由。一日者。慧子接雪岡來書。辭甚簡略。大異於平常。且言外之意。可推知其患病。慧子即竟日不食。老父前後一思。始恍然大悟。自笑糊塗。然雪岡爲老父所

鍾愛。故亦深以慧子目光爲然。雪岡居校中。無日不以慧子生計爲慮。不得已。密寄用費於老父。而切囑勿與慧子言。老父不受。曰。今無需此。雪岡窘極。乃復以函陳其情。老父始受之。並不爲慧子所知。雪岡又時時購書報以寄慧子。故校中應繳之費。有時不免延緩愆期。與管理人員以疑竇。雪岡進校後。月課皆第一。同學中府縣之界甚深。而雪岡尤爲若輩所忌。思有以中傷之者。屢矣。適有失錢幣時計者。乃羣相構陷。欲逼令雪岡退學。雪岡此時。忽蒙不白之冤。幾欲自裁。以明心迹。然一思慧子。則又忍苦而止。幸各教員知雪岡之爲人。且愛其才。爲動公憤。言於校長。事乃得白。嗚呼。雪岡一生之多友多敵。卽始於此青年求學之時代矣。

三年之歲月。一刹那間耳。然慧子之含辛茹苦。寤寐思量。似光陰與彼一人以獨久。蓋雪岡居校中。同學數百人。游戲談笑。猶可暫忘其愁緒。若慧子則寒窗獨坐。形影相依。所與爲伴侶者。僅雪岡之小影耳。幸以雪岡故。勉自珍攝。雖度日如年。而時時以得一知己。雖死不恨。自慰自壯。老父知雪岡已將畢業於高校。乃貽書示意。謂欲了向平之願云云。雪岡則答書。俟歸時計議。而極感謝老父之厚恩。雪岡既畢業。歸榕城。與慧子相見。兩人相悅。自不待言。慧子似稍瘦。而益形其清越。老父亦甚喜。兩人佳事。殆不遠矣。然雪岡此時。有一極困難之問題。正無法可以解決。蓋家庭父母平時之拘束極嚴。決不許兒女之自主其婚事。且父母之意。皆欲爲擇於富有資財者。已屢屢

有所表示。雪岡更不敢言。恐滋破壞。然又不可以此意與慧子言之。以免慧子傷感。因是極苦。其對慧子。惟強爲歡笑。問以茲事。輒推託遷延。勉挨時日。慧子稍稍察及之。然相愛之深。何能中輟。婚姻之約。豈可改移。計惟坐待時機。聽諸命運。倘不如意。當爲雪岡死耳。如是半年。兩人相見。則愁歎唏噓。兩人相離。則奈何徒喚。始知情海茫茫。闊無涯涘。驚濤駭浪。與愛情熱度俱增。青年男女欲携手偕行。輕舟穩渡。固非易易事耳。

余不嘗言天下事無大小。其成功皆有賴於機會乎。彼兩人者。自訂立婚約以來。併力相守。已四年矣。其將成未成之時。兩人心理皆以爲事無希望。幾欲身殉。以逃出情天之苦。無何而有所謂朱春蘇女

士其人者。固一城之雌。而心醉野蠻自由之幸福者也。屢開會演說。欲闡明野蠻自由之真理。以惠同胞。每一疾呼。則出入於其口者。必二萬萬人。蓋女士最喜以二萬萬女同胞一言。懸諸口頭耳。女士既震慧子名。欲引爲同志。以厚其力。慧子素不與外事。不知其爲人。一日者開會於章氏家廟。慧子偶與焉。因之雪岡亦偶與焉。春蘇女士卽注意於雪岡。而不知雪岡與慧子秘密之關係。春蘇女士既演說。頻頻目注雪岡。甫下臺。卽強邀雪岡演說。以驗其意。不料雪岡乃盡反女士之旨。痛斥野蠻自由。大背真理。全場鼓掌之聲如雷。春蘇女士無地自容。由慕而怨。而恨。其變遷卽在此會場中之數十分鐘。亦可謂極自由之能事矣。春蘇女士宣言曰。雪岡先生之言論。鄙人不

敢苟同。今時間已晚。請明日再出席辨論。以明是非。雪岡曰。吾輩皆有職業。非如女士之得享自由。明日之會。恕不克赴。用特申明於先。衆遂散。翌日復開會。慧子亦不往。春蘇女士率其徒黨十餘人。至則到會者游手流氓而外。寥寥無幾人。女士憤極。擬大索雪岡於其家。而來邀慧子俱往。兩人成功之機會至矣。慧子本不欲再與彼女士者俱。但思有此機緣。不妨借以一覘雪岡之家庭。遂偕往。至則雪岡已他出。雪岡之父母。見爲女客。且多至十餘人。甚異。因留坐。一詢來意。此時慧子既得見雪岡乃翁。竊以爲背城借一。兩人之成敗全視此耳。故俟春蘇女士語畢。遂對乃翁一吐其才情。慧子操吳音。瀝瀝如鶯囀。乃翁果深以爲奇。慧子言時。乃翁眉眼致隨慧子聲浪高低。

以上下其注意可知矣。且細察慧子言動。讀書知禮。有以異於今之
女志士者。尤愜其意。因問姓名。慧子皆以告。蓋雪岡家庭。以農爲本。
而乃翁則亦一宿儒也。爲人嚴肅。然愛才可親。慧子自以爲戰勝。遂
興辭。春蘇女士頗厭之。然既不知兩人昔日之關係。自不明慧子此
時之用意。已欲用人。而反爲人用。竭力反對。適以促成美滿之姻緣。
余書至此。不禁擲筆稱奇。擬以彼女士匹配本書第二章所見之幕
友。使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普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。讀者亦一笑以
爲然乎。

慧子等既辭出。其時雪岡有妹婿盧美琨者。久居雪岡家。習知彼兩
人之關係。蓋美琨既爲雪岡至戚。又第一莫逆交也。乃翁於慧子去

後。因問美琨。悉其人否。美琨但微笑。細思此事。不如乘雪岡未歸。爲白之翁。翁苟愛子。必當爲之玉成。美琨乃一一言之。而力明兩人平日之愛情。無絲毫邪僻。更以雪岡四年來所受於慧子之書簡。凡數百幅。盡發之以授乃翁。乃翁不勝詫異。然觀其書。始信慧子之學行。古今閨秀。殆爲罕覩。且知其愛情已深。不可移易。卽欲保全己子。亦惟有順勢以行。免其墮落。况頃間慧子之舉止言動。又均所愜意者乎。故至是。乃翁玉成之心。可云已決。惟聞美琨言。慧子家計甚困。尙須與雪岡之母商之。未幾。雪岡歸。美琨告以事。爲乃翁所悉。雪岡頓足大駭。至於流涕。曰。事若決裂。何以對我慧子。因急問何以得悉。美琨曰。我爲白之於乃翁耳。雪岡切齒曰。君非病狂。何輕陷人於死。甚

悔此事不應使第三人知之。又自責曰。我與慧子之愛情。無時不以確守秘密自戒。乃卒不免洩漏於一人。雖曰至親摯友。然竟以是敗我之不慎。罪何可逭。如我者庸庸碌碌在人世間。車載斗量。獨惜慧子乃所遇非人。致一生幸福。盡以捐棄。噫。我尙何以活爲哉。美琨年少。當其白乃翁時。自以爲竭忠於雪岡。至是聞雪岡言。又不知乃翁之果肯玉成與否。因亦稍悔。然已無及。惟急以慧子曾來。乃翁愉悅之情。盡告雪岡。冀輕減己之過失。雪岡不信。乃故意徘徊於乃翁之前。一探虛實。許與不許。生死可決。乃翁以此事不便與雪岡直接言之。故亦無語。而雪岡此時。爲心理作用所左右。視察乃翁。似全無喜悅之色。更深疑慮。忽聞鸚鵡一聲。慈母見召。雪岡知事且決裂。殼鯨

之狀不可名言。母直問曰：「祝家姑娘之事，汝平日究竟如何……雪岡無語可答。惟有俯首狼狽情形。儼若囚徒受戮。誰知其母第二語則曰：『今汝父與我商之。我爲婉言懇請。已得汝父許可。不日將爲汝通媒納聘。汝當知父母爲此。乃顧全汝之令名。獎勵汝之向上。吾家兒女。從未有自擇配偶者。汝以後須更圖學業之進步。勿再濫用愛情。負父母今日愛汝之意。』」雪岡聞言。如綸音乍降。喜極欲狂。退而深揖。美琨曰：「吾必有以重報君。美琨尙不喻其意。雪岡已返身出門。登時疾趨慧子家。告以其事。而歸功於慧子。兩人皆喜。然回首四年。備嘗艱苦。倘非情至。寧有歡期。握手相對。又不禁涕泗交頤也。老父知愛女事諧。如釋重負。其樂自不待言。越數日。雪岡乃翁。請榕城紳士

爲作冰人。慧子老父。聲言以禮爲重。不受其貲。嗚呼。如老父者。誠高士哉。茲事既定。兩少年惟坐待佳期之至。一生得意事。殆無有過於此時者矣。

六 新婚後之離合

庭梅開遍。園杏初胎。鯨魚出遊。小鳥相逐。時維二月三日。良辰美景。日麗風清。雪岡與慧子於是日行結婚式。榕城士女。人山人海。咸往觀禮。卽男子如府中幕友。女子如春蘇女士。亦與其盛。嘖嘖稱羨。無復間言。一對玉人之名。哄傳道路。信情場佳話也。兩少年愛情之篤。與夫新婚中爲言情小說所當詳叙之事。余皆從略。讀者可對余書。閉目凝思想像得之。但彼兩人之情。高潔無藝。讀者須以此爲之基。

由是想像。始得無誤。余他日或當徵求讀者佳稿。以驗吾國人對於愛情之程度。且爲余書增色。余今且叙雪岡與慧子成婚以後所特有之事實。雪岡素以慧子之母。未得安葬。內疚於心。且時憶與慧子初見時養生送死不能無憾之語。深爲感痛。故新婚後之第一事。卽擇地鳩工安葬其母。奉養老父。更不待言。雪岡既有室。而家僅中資。兄弟又衆。父母固甚悅慧子。然生計則不可不自求之。雪岡素有才名。且又畢業高校。乃暫任地方教育之事。中學小學。皆其母校。至是亦應盡義務。所入適足以應事畜。慧子素抱學問之大志。世運既進。徒習古書。以爲未足。乃又擬赴省進女子大學。與雪岡在省求學時。兩人適易其位置。惟婚事既達素願。今此之別。與昔日之別。情景或

殊。然雙棲而後。又復分飛。則今此之別。較昔日之別。更爲難捨。自是以往。魚雁相慰者。又復三年。雖寒暑假。可圖良晤。暫離之中。不無少合。然合計兩人結婚而後。相處不滿一年耳。雪岡在中小兩校。任歷史國文教科。對於教育。極抱熱誠。學生無不畏服者。共事十餘人。而黃君龍。胡君克懷。尤稱莫逆。黃君與雪岡同里。爲人有俠士風。吳君則武陵人。聰明而穩健。校中有事。必就商於三人。無不立爲解決。慧子既進女子大學。勵志勤勉。每試皆列優等。同學甚愛子。有胡玉書女士。與慧子尤親密。解衣推食。出入必共。其第二年年假。慧子不歸。未幾病作。住於省城永泰旅館。雪岡亦省來。爲慧子侍湯藥。而彼玉書女士者。每日必來一候。慧子去時。輒哭不能仰。俯首而別。此余

往訪雪岡時所親見。其情交之密可知矣。蓋以慧子之聰明慈愛。與人可親。自無不憐惜之者。惟性太多情。與雪岡成婚而後。轉不如幼年時代之剛決。不免時有離索之感。雖同學百餘人。且如胡女士之相厚。不啻同胞姊妹。然究有不同者。此無待余之明言。蓋感情作用。固有男女之分。讀余書者。無論其爲男子。抑爲女子。必皆以爲誠然。其有曰不然者。非矯情卽自欺而已。方兩人之感離索。有歷史上極大可紀之一事。發生於武漢革命。武漢起事。東南光復。遂以金陵爲臨時政府。金陵者。歷史上有名之勝地。城堅足以禦敵。然因斯城而犧牲者。近古以來。已不知其幾百數十萬人。宜有可爲吾人憑弔之價值。金陵旣奠都。開國會。舉總統。聚東南賢者相與謀築室。當時之

所謂賢者。皆由戎馬倉皇中。奔躍而出。非他人賢之。亦卽自認爲賢。自稱爲某省代表而已。羣賢畢至。衆謀僉同。深知立國之道。不惟其實。惟其名。故遂一致決議。定國號曰共和民國。以後之國是。皆純從民之一字進行。至於億萬斯年。守之無極。是時舊京之滿帝。尙負固也。東南之人。乃唱北伐之歌。開北伐之會。募北伐之餉。集北伐之師。男子以北伐而腰纏充矣。女子以北伐而風頭出矣。其終也滿帝願售其統治之權。每歲賃金四百萬兩。爲富家翁。聖神文武之大總統。亦應時而出。金陵取消。南北遂曰統一。舊京之地。氣勢雄厚。且娼寮妓館。鴉片麻雀。凡共和民國必需之物。舊京獨富。故奠都自以舊京爲宜。苟非如舊京者。則大官大吏。無樂趣之可言。狗苟蠅營。必多覺

其不便。國家幾何而不亡也。雪岡當光復之初。學校停課。乃赴省一觀共和之新氣象。省會機關已林立。曰某部。曰某廳。曰某處。政令百出。街衢中高視闊步。令人不敢仰視者。無非光復功人。或胸懸敢死牌。或兩手皆執手鎗。以爲美觀。亦有全身綴徽章。多至數十枚者。奇形怪狀。不能盡述。雪岡欲至某部某廳。一詢其內容之組織。而護兵之多。如臨大敵。皆不能入。是時慧子已由校回榕矣。雪岡殊懊喪。擬第二日卽歸。而是晚至中城之黃葉市者。遇舊友寧夷。則其人。寧君曰。吾以爲君在榕城。曾數以電招。吾輩現創辦一日報。曰拯民者。非得君主持筆政不可。且共和國。國基初奠。及是時以所學救世。吾輩之責也。久踞臯皮胡爲者。雪岡欲不允。而寧君強之。乃暫任編著。

之事。函招慧子來省。由是兩人相聚者三年。而此三年之中。雪岡以力盡言論天職之故。遇種種可驚可駭之事實。卒以慧子之力。雪岡得無恙。然兩人之危險。已不可以言語形容矣。

七 新聞記者之生涯

雪岡既由教員而爲新聞記者。新聞記者之生涯。與教員大異其趣。而雪岡之性格。尤於新聞記者爲宜。高尚其志。不事王侯。無論對於何人。皆抗直而公允。一也。主張真理。不爲感情所移。二也。素抱救人之願。對於多數之下等社會。非常重視。三也。一事之來。是非立判。文詞暢適。下筆千言。四也。當省城秩序未盡恢復之時。軍人之跋扈。莫與倫比。終日睡眠。而謂睡眠乃較之戰爭尤爲勞苦。非加餉不可。加

餉名目。有雙餉。有三餉。所加之餉。盡送於娼妓之家。而易得新鮮楊梅以歸。每日至陸軍醫院施手術者。軍官軍士。必數百人。外科室中。惟見白鳥鶴鶴而已。脫不允加餉者。則聲言以武力解決。或在都督之前。開槍示威。都督遂不敢不允。尤可笑者。都督府中職員。皆無行李。被褥則夜開而日卷。一聞兵士鬨鬧之聲。羣向後門逃走矣。故雪岡爲此時之新聞記者。而欲守正不阿。直言無隱。其危險爲何如。至所謂光復功臣。革命偉人者。氣燄逼人。不可嚮邇。支款動曰萬元。或數千元。無則擲手槍於案上。叱曰。我輩勞苦功高。練兵數千。家財蕩盡。今幸成功。安可以不償。實則所謂練兵者。僅有名冊。而不見一兵。有者亦惟烏合土匪。從前之以盜劫爲生涯者而已。所謂家財蕩盡。

則此輩本無家財。大抵爲光蛋流氓。臨時加入革命團體而已。真正革命者甯有幾人。猶憶其時有銅盤會者。未革命以前之舊機關也。革命以後。此種機關原無存在之必要。然當其未取消時。每日新入會者必數百人。更有前朝極無恥之腐敗官吏。此時乃亦乞憐於銅盤會會長之前。請許其加入名冊。入會以後卽自命爲新人才矣。然亦有爲舊會員所阻。不得其門者。遂另立機關。以圖抵制。他日朋黨之禍。實以此爲之基因。同室操戈。兄弟互鬪。至可慨也。然此時雪岡對於軍人。對於團體。仍時時以正論。初或詰責。終亦感服。各界遂盡知雪岡之名。軍事之潮流既稍過去。不能不從事於立法。有省議會者。爲地方立法機關。急遽召集。議員之來歷。多不甚明。大抵不外

如某總統所言來自田間者。既開會。雪岡乃與慧子偕往旁聽。其第一最要議案。卽爲議定日當（薪金）務必從豐。討論此議案時。無一人不眉飛色舞。振振有詞。且不分黨派。有所表決。輒全體一致起立。雪岡以爲此眞共和之新氣象。以此立法。何法不立。未幾第二議案提出。爲財政問題。此時軍需浩繁。財政急急不可終日。而或乃謂當應天順人之初。宜裁釐卡免田租。然統捐營業稅等。同時興起。一予一奪。人民莫知其由。正宜從長計議。使國計民生。兩不相碍。各議員以日當既已議決。彼輩來此之目的已達。臨時缺席者。遂有七八人。其列席者亦置議案不一觀。惟二三有所爲者。謬謬其間。旋付表決。各議員尙不知爲何事。至起立時。則其臀之離於椅也甚緩。且姿勢

介於坐立之間。目光旁睨。苟爲多數立者。則彼遂稍高而已。不失爲立。苟爲多數坐者。則彼遂稍低而仍不失爲坐。此種專門技術。不知從何處修練而來。誠足令人嘖嘖贊賞。稱道不已者也。

雪岡既以獨力撰採民日報。不數月間。名震於全省。投刺請見者。日必數十人。無事者不得不謝絕。亦日必十餘人。晨起八時至九時。接見諸客。九時以後。則奔走於各機關接洽時事。必五六時乃歸。夜至二三時始得就寢。如是三年。無一日稍息。體益弱。顏漸瘦。慧子深憂之。屢欲有所勸進。而雪岡竟不顧也。凡事既皆以正直出之。官廳稍有所憚。不敢如昔日之妄爲。一年之中。爲雪岡所糾正者。蓋不知其凡幾。倘竟怙惡不悛。則春秋之誅。必難倖免。而引起輿論之攻擊。遂

不克安於其位。余因之有慨焉。雪岡當光復之初。主持公論。官廳尙因之不敢爲非。彼時之官廳。雖亦庸劣無藝。然知畏人言。則非不可教誨者也。今亡矣夫。

雪岡當爲新聞記者時。尙有種種之豔史。余今得雪君之許可。爲介紹其十一於讀者。以增興味。光復之初。女軍人爲不少矣。眞有學問者。固不無其人。然所謂女流氓。女光蛋。亦所在多有。雪岡甚畏之。蓋此輩苟合意於其人。則卽欲與之武力解決。無其他愛情之可言。以雪岡之終日疲勞於職務。安敢領受此類女將軍之韜略乎。惟有鄙女士者。初爲軍人。見雪岡時。尙戎服而佩劍。然風流嫵媚。益若不勝其衣。且品行高潔。文詞優秀。異於尋常女子。初閱拯民報。聞雪岡之

議論。以雪岡殆爲深於閱歷。多所聞見。四十歲以上人也。旋於某會場演說臺上。遠見雪岡演說時。飄飄臨風而立。乃一美少年耳。大以爲奇。後乃與雪岡爲兄妹交。又有羅女士季女士何女士潘女士等。凡十餘人。知雪岡之才。又各自有其用意。日必往訪雪岡。當雪岡執筆爲文時。每有香風拂人。飄裾曳袖者。坐於其側。雪岡之女友。無不一一介紹於慧子。且雪岡處女友間。愛敬並存。光明而磊落。故無礙於慧子。無缺於道德。可謂實行『理想的文明交際』者矣。猶憶女界有協和會者。聞雪岡第一次之演說。莫不流涕。必請雪岡爲顧問。諸女士遂以此可與雪岡近。雪岡一至事務所。則捧茶者。脫外衣者。持帽者。問喜食何物者。前擠後擁。幾使雪岡面赧不能答一語。會中職

員。苟有齟齬。得雪岡一言。無不立釋者。此誠不可思議之事也。嗚呼。人事變遷。桑田滄海。居今日而回憶諸女士之釵光鬢影。已若飄蓬飛絮。無處追尋。余今筆之於書。既以助讀者之情趣。亦欲留雪中鴻爪。爲雪岡垂紀念於將來而已矣。

八 鬼魅登場形色色

一時代之歷史。必有一時代歷史之材料。易言之有如許佳良材料。乃得成如許之佳良歷史也。雪岡爲新聞記者之第二年。歷史上可稱爲鬼魅登場時代。鬼魅之多。大小俱備。雪岡幾記不勝記。當共和國之初成立。官吏尙未忘一民字。至第二年。漸改觀矣。若輩以從前大人老爺之出門。前呼後擁。何等煊赫。我當革命而後。幸獲高官。

夫豈偶然之事。蓋我昔在革命黨中。僅充掃地烹茶之役耳。今乃一躍而執政柄。誠爲我前生夢想所不到。但我之識字無多。心中茅塞。誰不知我。雖當前面諛我。其退有後言鄙薄我者。必無所不至。故今日惟一要圖。當先使人畏我。出門仍用執事。曰清道。曰肅靜迴避。皆不可少。前後馬匹。至少必有數十人。方足以崇體制云云。讀者知斯人爲誰。卽鼎鼎有名。官吏之代表黃伯談也。黃伯談既學出大官模樣。其始坐十六人肩輿中。尙覺頭昏腦暈。途中遇相識者。或昔日與彼同夥。今甚貧困者。當然置之不理。然尙不免良心之責罰。天良未盡泯也。一二日後。習慣自然。遂乃安之若素。且其首必塞於肩輿之口。俾人人見之。知我已爲大官。且已大至此種狀態。此但記黃伯談

之一事。其餘類此者。不一而足。黃伯談在未官之初。本無妻室。今爲大吏。非但不可以無妻。且同時不可以無妾。乃命人速擇美女。有其父業薙髮者。三日內卽迎娶。以爲太太。同時又購女子半打。以充下陳。爲姨太太。他日倘有佳者。尙當再購云云。誠笑談矣。黃伯談本居黃霸村。一貧如洗。其父平日。恃武斷鄉曲以爲生活。至是則更變武斷而爲魚肉。鄉人重足而立。側目而視。然亦無如之何。黃伯談既爲大官。雖盡情揮霍。運動中央。廣置姬妾。動輒費以萬計。然履任不數月。運送至家者。已數十萬金。遂使柴扉茅舍。頓成輪奐之觀。畫棟連雲。翠飛鳥革。鄉人曰。此皆吾輩人民脂膏之結晶體也。吾輩初誠不知共和之幸福。味乃何若。噫。今知之矣。聞各種租稅尙須大增。吾輩

水旱頻仍。衣食無着。若再搞剝。惟有死耳。言已。相與涕泣。凡此皆實在情形。惜余書限於篇幅。未能道其萬一。以宣人民之氣。雪岡既注意於下等社會之生活問題。常以此類事實。撰爲論說。而揭出鬼魅之醜態。官吏忌之益深。禍自此始矣。余今更述黃伯談斂錢方法之一種。其對上則名爲擁護。剝民以肥官。而巧立名目。虛捏報銷。無中生有。浮冒累萬。此無庸更爲贅述。對下之方法。則更普及矣。全省五十餘縣。不納費者。決不能爲知事。赴任以後。又須每月供給若干。皆有定例。下至科長科員。官俸亦加以折扣。其餘機關。如警務。如鹽務等。苟欲爲處長。爲所長。或小至科員書記。總之非費不行。關於此等之收入。設有特別會計。以親信專員。辦理其事。故每月之所入。吾人

竟不能知其多至何若也。因是影響於人民。其禍尤烈。知事等既須納費於上官。則對於人民。亦不得不惟金錢是問。諺所謂衙開八字。無錢莫來者。乃重見於共和之世。民怨沸騰。控電盈尺。黃伯談以與己之稅源有關。概置不問。噫。昔日貪官污吏。人稱之曰刮地皮。共和國之官吏。則豈但刮而已哉。更加以掘地皮之手段。與前代貪官污吏比較。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矣。有某地質學者戲言。吾國不數年後。可與美國地底交通。當較之海洋爲便。人問其致此之故。彼曰。官吏之掘地皮手段益辣。數年後安有不通美國之理乎。聞者爲之捧腹。然亦非過言也。省城行政機關每日所發表之人物。恒足令人駭愕不置。總之。無論其爲盜爲賊爲龜奴爲廝養爲廚役爲長隨。苟

有孔方。無不可致身通顯。有蕭護夔者。家業花烟間。其妻稍有姿色。而販賣人口。窩藏竊盜。引誘良家婦女爲人撮合。無所不爲。數年以來。稍有餘資。至是異想天開。乃與某某等謀。集資三千元。購買一官。旋發表爲歙山知事。全省大譁。而蕭護夔岸然不顧。率其黨羽。往赴新任。人民有反對者。電稟省署。省署痛斥。卽電新知事到任查辦。而美蕭護夔爲光復有功。宜居民上。且曰。共和國用人不拘資格。如本長者卽其一人。歙山人竟無如之何。此特其人平日污行有名於全省。人猶得而知之。其餘光怪陸離。牛頭馬面。使爲百里諸侯。而人不及察者。更不知其凡幾。嗚呼。此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。雪岡既有言論之責。自直言而無隱。黃伯談以輿論未孚。脚根未固。初欲誘雪

岡以利。繼動以官。終嚇以威力。雪岡不爲屈。然雪岡之身益危。一日者夜已將半。雪岡與慧子。方始就寢。時天大雪。積地尺餘。極寒不可耐。而居樓之下。忽發大火。其光燭天。及起。已延於樓梯。幾不可收拾。雪岡與慧子。自窗隙懸繩而下。幸工人齊來。火始撲滅。雪岡初不注意。事後查察樓下舊紙。皆已濕以石油。而發火之處。同時有三。更非失火明甚。適其時蕭護夔案發生。反對最激烈時也。慧子勸雪岡速棄而之他。雪岡曰。苟彼一恐嚇。而我卽懼之。是示人以弱。我旣以拯民自任。而彼殘民以逞如蕭護夔黃伯談者。安能容其久據於政界。無何。官廳謀雪岡之心益急。購求凶徒。欲從事於暗殺。距放火之後半月。有白子陶者。招雪岡飲於羣仙館。官廳知之。遂暗伏凶徒門外。

欲俟雪岡之出。以手槍轟擊雪岡。不料是夜天雨。同席柯蓮生君。有事先歸。假坐雪岡之肩輿。甫出門。槍聲已作。柯蓮生立死。凶徒飛奔而去。警察亦不追捕。呆如木雞。一時哄傳雪岡被刺。慧子聞之。心如刀割。急赴羣仙館。而死者爲柯蓮生。雪岡之不死亦倖矣。翌日黃伯談謬發告示。能獲凶徒者千金。藉以彌縫掩飾。惟雪岡慧子。知其隱衷耳。慧子既經過種種可驚可怖之事實。幾此身無時不在危險之中。自是下午六時以後。無論何事。皆不許雪岡外出。卽雪岡之肩輿。亦無人敢借坐者。雪岡所製文詞論說。遇有過激之言。慧子必力勸雪岡刪去。嘗曰。世風澆薄。衆醉獨醒。事必無濟。一旦遇害。誰爲君呼冤。且君獨不念我乎。語甚悽婉。雪岡與慧子之愛情。爲讀者所深悉。

慧子之言。雪岡安忍不納者。故雪岡之不死。乃純係慧子之力。惜雪岡熱心太過。不能全聽慧子之言。竟欲從井救人。而卒賴慧子之救。始得出井。噫。抑亦危矣。

九 香媚娘之奇案披露雪岡第一次下獄

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。此我國古代政治家之恒言也。共和國官吏所最好者。爲嫖爲賭。故土娼賭窟之生涯。較他種尤爲發達。所謂司法官者。幾無日不觸犯刑章。從事於呼盧喝雉。其場所自以土娼之家爲宜。故省會土娼。多至數千。彼官吏恐其不足。又破壞良家婦女之貞操。使漸化爲土娼。充其量似非併官吏自己之妻孥姊妹。盡爲土娼不止。有香媚娘者。土娼中之翹楚也。年近三十。而徐娘半老。風

韶倍妍。外交手腕之靈敏。無論如何強硬之司法官吏。一入魔圈。惟有裙前拜跪而已。彼檢察廳長。推事。或司法處長。警察科長等。既日飲博於其家。生涯活潑。門第漸高。居室之廣大。一如往昔之紅候補道公館。苟非官吏。亦不易入其門。歲月既久。初尙秘密。後乃公開。恰似司法官廳辦理案件之程序。香媚娘本名香妹。檢察廳廳長以爲不雅。乃爲易香媚。而呼之曰香媚娘。示親熱也。香媚娘益無顧忌。竟有時呼諸法官謂（我之兒）。諸法官聞之之樂。殆無語可以形容。香媚娘之名既漸噪於省會。遂由飲博之場。更擴充而爲運動刑民各案之所。其所以致此者。則因一般法官。欲顯其法官之威力。於香媚娘之前。以博香媚娘之寵。於是時自道其審案之情形。凡有重案。

在預審中須守秘密者。一至香媚娘前。無不立吐。有時或曰某某我必處以死刑。某某我必處以無期徒刑。香媚娘遂乘機而入。故門庭如市。應接不遑。香媚娘無論對於何種案件。無不置諸法官於掌上。如弄小兒。然亦有執袴之徒。聞香媚娘名而欲問津者。每被叱而出。曰。某廳長某處長在。若輩將奚爲。若輩豈不畏法官耶。速去。毋多言。此輩憤無可洩。於是有投書警察廳。訴香媚娘種種不法之事。然此輩投書僅言香媚娘抽頭聚賭之不法。而不敢涉及官吏。警察廳廳長胡起者。因事頗不滿於香媚娘。而不知某某法官。羣聚於其間。大怒。立以電話飭某區巡警往捕。曰。香媚土娼家有聚賭者。無論何人。皆速捕到廳重辦。警察乃前往。然香媚娘家門首亦有他區崗警。及

法警等爲之站崗。至是云廳長命令。則亦無如之何。入內搜捕。所謂檢察長者。方以全副精神打麻雀做一色。其人雖名吳三畏。實則彼乃無一畏也。其餘推事管某及警察科長傅某。香媚娘之龜奴。併香媚娘五人。一一皆被捕。彼等既不敢直言我爲何官何職。而巡警又不識之。百計央求不能脫。遂連串押至警察廳。廳中有人認識。乃速報告廳長。謂捕得五人。龜奴土娼法官及本署科長。皆在其內。如何發落。廳長未及答。已有客至。卽代此五人來說項者。謂今日外間輿論。對於官廳。攻擊方力。設此事不相護。吾輩同是官吏。恐益無立足之所云云。廳長始知被捕者皆有名之人物。不得已飭警至拘留所通告各人勿供名姓。人各罰洋五元。龜奴土娼法官科長一併釋。

放。外人莫知也。釋放未二時。又相聚打麻雀矣。投書於警察廳者。既悉此案原委。怨胡廳長因三人情面之故。乃併不重辦香媚娘夫婦。遂以此事始末一一詳函拯民日報。雪岡得函。以爲當不如是之甚。不信爲實。復囑人秘密偵察。乃知果係實事。於是香媚家百媚千嬌。有香有色之奇案。全部披露於報紙。各報從而繼之。風潮所播。幾使全體司法官吏。不安於位。乃共謀抵制之策。而羣集其矢於雪岡一身。遂以廳長等之名義。起訴於地方廳。如侮辱長官。毀損名譽。以及煽惑誣告。凡刑律中可以牽涉者。無不條分縷舉。其用意以爲羅列罪名十餘種。苟有一罪成立。則吾輩之目的卽達。我國官官相護一言。爲自古以來官場中之金科玉律。地方廳收受訴狀後。立出傳票。

自不待言。雪岡不往。蓋依法傳票無拘束人身自由之力也。但與以一函。如開庭時卽到辯論云云。第二日拘票來矣。司法警察十人。如狼似虎。雪岡匿於鄰家。不能得。而報紙上之攻擊益力。其未發之案情。更披露而無隱。雪岡與慧子言曰。我明日一往。且觀其如何對付。但須防其搜檢。苟稍涉違禁之物。彼卽可携之以入人罪。因是整理函件。有關係者悉焚燬之。其餘如手鎗子彈等。雪岡昔日所借諸友朋。用以防身者。至是皆送還之。雪岡之編輯室。乃因之而爲澈底之清理。又社中善後之事。皆一一籌定。更於是晚報紙發布明晨所以到廳之理由。第二日晨。司法警察果大至。全隊二十人。雪岡早待於廳事。遂與俱往。至地方廳。竟不問而投之於獄。此爲雪岡下獄之第

一次輿論大譁。慧子當雪岡未被捕時。不贊成雪岡試往之言。而勸其暫避於上海。然報務無人主持。且亦決不肯潛逃以示弱。我不入地獄。誰入地獄。雪岡救世之弘願然也。兩人方商議未決。而全隊之法警已至。慧子見雪岡被捕以去。如鴛鴦拆翼。比目傷鱗。又以投鼠忌器。恐其凌虐雪岡。不得已反假法警以詞色。心中之傷痛。豈可名言。繼思徒傷無益。且雪岡既被捕。交通隔絕。彼已失抵抗之能力。吾其速爲設法。必令釋出而後已。一面致雪岡書。知獄吏之必拆閱也。詞甚簡淡。曰。雪君鑒。因公被累。不必傷懷。宜勉攝玉體。慧亦如斯。堪慰綺注。但決不令君久羈。餘待面罄云云。卽日電致中央政府控吳三畏等。以違法逮捕濫押無辜之罪。中央果來電查辦。地方廳乃不

得不開庭審訊。以圖發落。而律師公會全體。因雪岡事特開大會。公舉代表。義務出庭。是日觀者人山人海。蒞庭之檢察官。一見雪岡辯論。已訥訥不能出諸口。案下更夾帶刑事訴訟法講義一冊。俯首翻查。旁聽者爲之大笑。秩序幾亂。其結果卒以手續錯誤。根本推翻。案爲消滅。雪岡乃與慧子携手而歸。見者爲之歡悅。而痛斥司法官吏之無似。在獄僅七日。雪岡容貌。乃大瘦損。慧子問獄中何狀。雪岡不欲明言。但云尙無大礙。蓋恐慧子之心痛也。慧子曰。自君被捕。七日以來。未一合眼。飲食之量。殆僅足以維生活。終日奔走。然亦不覺疲勞。頃乃不知何故。似不能支持坐立。慧子遂斜倚於床。兩人互慰。而雪岡拯民之志。尙未稍灰。日報依舊出版。司法界旣受大辱。行政界

數月以來。無甚事故。乃相與和平過去者約二來復。政界大老。出而疎通意見。美其詞曰。出於誤會。雪岡姑許之。然若輩對於雪岡之詭謀。固仍積極進行而未有已也。

十 雪岡第二次下獄死刑宣告之訛傳

慧子於雪岡出獄而後。痛定思痛。竊計雪岡以脆弱之身。手提禿筆。日與鬼魅激戰。衆寡不敵。未能拯民。此身或已粉碎。思至此不寒而慄。惟有勸其舍此他適。以避風潮。俟政界稍修明。法制略備。乃可以言論自由。拯民未晚。乃謂雪岡曰。雪君……君。以拯民爲職志。豈非慧所欣願。微論春冰虎尾。所受之危險如何。慧從君之後。決不有所畏憚。庶無愧爲君之愛妻。但慧有一言。自以爲竭其愚誠。欲以愛力

動吾君之聽。吾君幸勿以婦人之言而河漢之。君少懷大志。以濟世爲心。今瘴精竭慮於一省範圍以內。國家所受之影響仍微。而個人所積之怨毒日甚。慧以爲未免才大而用之於小。得必不償其所失。且君曾修學於高校。以言學問。不得謂無成。但慧尙不願君之以是而止。計不如與君同赴美洲。各進學校。幸老父尙健。君堂上又慶無恙。此時不往。則今生或無時可再往矣。果能他日學成歸國。我國政治。或已稍有進步。以君之才。施諸全國。其效更大。庶吾兩人之素願。皆可以完全達到。君子行事。務其大者遠者。與鼠輩爭一旦之命。慧愚以爲無謂。吾君愛我。必以爲然。雪岡自投身社會以來。腦筋所受之激刺太深。故奮不顧身。必欲驅除凶頑爲民請命而後已。誰知我

國大勢所趨。一入宦途。卽爲盜賊。縱雪岡幸而獲勝。殘民之徒。受創以遯。然拒狼進虎。猶吾大夫。以暴易暴。或更加厲。雪岡旣入其旋渦。四圍景物。不暇遍顧。反不如慧子觀察之較爲明晰。至是雪岡聞慧子言。乃如大夢忽醒。躍然曰。君言實獲我心。我決從君之言。與君同赴美洲。一吸自由空氣。遂從事豫備。報務則託諸樓君三立者。繼續辦理。先與慧子歸榕城一行。告明父母。雪岡之母。深以爲然。而乃翁反以爲海洋萬里。依依不捨。乃翁復與慧子雪岡同赴省城。遊莫愁湖。登萬象塔。盤桓數日。雪岡又固請於乃翁。乃翁許之。但曰。每年必一歸以慰吾念。雪岡與慧子均唯唯。乃翁歸榕。兩人遂治裝易服。俟船期而發。兩人欣悅之狀。似此身已浸入自由空氣之中。社會間無

論何事。彼兩人之腦筋。皆不許受其擊刺。計不一月以後。余書中所人人憐惜。人人愛慕之一對佳人奇士。已偕行携手。徜徉於新大陸之天地。鴻飛冥冥。弋人何所慕哉。雖然。天下事變之來。恒乘吾人所未及慮。而心持光明純潔之態度者。必不可一日生活於污濁社會之中。距兩人行期十日以前。適革命會社中諸股東。墮奸商之計。以滑稽行動。兒戲軍隊。大興革命營業於贛甯官廳中人。知雪岡之且去國。時不可失。遂授意偵探。偽寄函件。告密軍府。誣爲大逆。方官廳圖謀最急之時。正彼兩人自以爲脫然無累欣喜愉快之時。可知吾人苟一日未死者。卽此身一日在可驚可怖之中。所謂快樂。所謂自由。皆一時之幻像。而非人事之真影。人類皆然。吾國人爲尤甚。雪岡

與慧子方如燕子呢喃。笑談於樓上。忽聞人聲嘈雜。軍官之指揮刀曳地作響。剎那間兵士數十人。已直達兩人笑談之處。軍官高聲對雪岡言曰。奉上官令。以君圖謀大逆。確鑿有據。特來搜查逮捕。請勿稍延。慧子聞言。面色如土。腦筋昏暈。幾乎跌倒。知此事一發。不可收拾。悔不早去。今無及矣。如何是好。雪岡頗鎮靜。笑對軍官曰。然則請先搜查……但兵士人衆。此間廣僅容膝。可否令其正立勿動。吾與貴軍官實行檢查一切。雪岡此舉。蓋以防兵士身懷贓物。於搜查時乘間埋入。指爲證據。近來殺人。多用此法。頃之兵士。亦果不出雪岡所料。此於事後。個中人言之。雪岡先令勿動。軍官許之。此計遂不得售。不然雪岡是時。卽斃於樓上矣。險哉危哉。軍官既搜查無絲毫禁

物。蓋前次司法警察將來逮捕時。已舉編輯室而清理之。此時之能無絲毫證據。且雪岡之所以不死者。實彼土娼大王檢察廳長吳三畏之功。可知天下事。有救人適足以害人。亦有害人適足以救人者。使前次無司法警察之搜捕。則函件未盡燬。手鎗子彈未送還於友人。雪岡亦足以死矣。危哉。險哉。

當軍官搜查之頃。慧子急急奔告老父。令其速來坐守樓上。已則擬與雪岡俱去。且曰死亦願同時死耳。老父聞慧子言。不勝驚恐。此他日重病之所由起。軍官既搜查。即令兵士護送雪岡至軍法處。比慧子返樓上。但見瓶花蹂躪。人跡杳然。慧子幾欲放聲大哭。以減其痛。急急奔赴軍法處。而無情兵士。荷鎗於門外。阻不得入。再三哀告。問

以雪岡所在。兵士指監獄而言曰。在此中耳。君卽得入。亦何救於雪岡之死。言時其聲甚冷。令人毛戴。嗚呼。彼森嚴可怖之監獄。牆高數仞。密布網羅。飛鳥不通。天日難見。慧子對此。所謂隔花人遠天涯近。惟有歛歔流涕。狼狽而歸。冀再奮其螳臂之力。爲雪岡圖挽救而已矣。

慧子方歸。癡立於窗際。思我之雪君。此時不知痛苦作何狀。且彼必愁我之愁彼。更增益心中之憂鬱。噫。吾兩人何以如是其多遇危險也。正凝思間。成羣之兵士又至。慧子妄想以爲送雪岡歸矣。既而不見雪岡。則疑其復來併捕慧子者。誰知皆否。兵士與報社中人言曰。奉上官令。報館封禁。館中財產。一概入官。私人家屬。速行搬徙。慧子

此時僅有一老父。其餘朋友。無敢近者。爲之奈何。此際更有使慧子魂飛天外之一事。街上狂呼售報紙號外者。大叫嗚呼徐雪岡。慧子急購一枚讀之。題曰『嗚呼徐雪岡』。寥寥十餘言。謂有名之拯民記者。徐雪岡。逮捕而後。卽在監獄內執行死刑。槍斃云云。慧子讀竟。神經重受打擊。狂血噴出。立時昏暈仆地。不知人事。嗚呼雪岡。君尙未死。而君之可憐可愛之慧子女士。已因君而死矣。嗚呼哀哉。

十一 一死一生交情乃見

慧子之老父。年七十矣。當軍士蜂擁逮捕雪岡時。已驚惶而失措。至是忽見慧子仆地。讀報紙之所記。又云雪岡已死。不禁悽然淚下。急呼女僕扶救慧子。女僕皆駭極。百計救治。逾時始甦。慧子張目四顧。

痛哭頓足曰。雪君。雪君。慧何命之薄。乃不得與君同時死哉。立起如監獄。女僕不能阻。甫及門。而一人持函入。則雪岡書也。慧子更大哭曰。是最後之一函乎。我何忍再讀。急啟視之。慧子乃又大笑。聲震簷瓦。人以爲慧子殆病狂矣。蓋書中第一行。卽曰。聞有人造謠云。僕已罹於不幸。急以此函慰君。故慧子讀此而大笑。繼又曰。初甚危險。幾不免如造謠者所云。僕力爭無絲毫證據。今已可以挽救。請速與某某等謀。下列十餘人姓氏住址。最後添注一行。其語尤有價值。言須知禍患之來。乃與吾人以進步之機會。君宜善攝。凡事膽欲豪而心欲細。餘待面罄。不能盡一一。此函乃由廚役暗爲送出者。慧子精神復大振。卽奔走於各處。與謀挽救之策。然此時又有足增慧子之傷

痛者。所列十餘人。先以函請。既無覆書。亦無一至。慧子乃一一訪之。然得見者亦僅有二人耳。其餘非託言他往。卽曰病臥不能起。有孔承德者。明明家居者也。慧子甫入門。尙聞其談話。乃其妻堅言昨夜未歸。嗚呼。雪岡何以列此十餘人之名乎。蓋此十餘人者。曾屢受雪岡之救濟。或爲籌用費。或爲覓位置。或有患難而爲之援手。今之對待雪岡。乃竟如是。若輩以爲雪岡經此挫折。卽幸而不死。亦必一蹶不復振。無利於我。我何爲必從而爲之設法哉。嗚呼。熱心待人之士。其初皆疏財仗義。奮不顧身。及閱歷既深。萬念俱冷。乃不得不巧於趨避。善自爲謀。皆此輩忘恩負義之徒。有以陶鑄化育使之然也。其與慧子相見之二人。反較之其餘諸人。所受於雪岡者爲輕。可云例

外。人心世道。蓋可知矣。

慧子既與二人商議。分道揚鑣。各爲雪岡籌善策。慧子又思今當軍事倥傯之際。男子爲雪岡奔走。動與人以可疑。苟能與女友商之。使出爲運動。既無嫌疑。且事半而功倍。雪岡與某某女士。非似交情深厚者乎。乃先擇其最欲與雪岡交際者。赴與商之。誰知此時已不同矣。慧子故以雪岡業已遭禍。給之意。彼當大爲悲痛。誓必報仇也。誰知所答之言。乃出吾人意料之外。余今不欲述之。以增讀者傷感。不知雪岡聞之。又將何如。慧子卽不復與商。噫。初以爲天下之薄情寡義者。惟男子爲然。今乃知苟爲人類。則無論男女。皆以薄情寡義爲通性。其熱血滿腔者。特未加閱歷。未解世故耳。若而人者。其平日之

視雪岡。乃如天帝。得雪岡與之一語。卽自喜爲莫大之榮。今雪岡一下獄。乃遂白眼若不相識。然則所謂愛情所謂交誼。寧非一錢不值。慧子此時擬不復再問其餘。繼思已入危途。豈尙可以負氣。吾惟竭力爲之。平日與雪岡相識者。仍一一訪問。冀有所獲。然亦十九成陌路者。最後遇一女士。卽本書第七章所記之潘姓者。殆又爲女界例外之人物。慧子語以雪岡事大痛。深夜出爲奔走。而運動軍界之效。尤爲神速。潘女士之仙姿縹渺。不亞於慧子。余述至此。又自惜未遭雪岡之禍。苟遭雪岡之禍。而有雪岡之福。則雖遭禍十倍於雪岡。亦甘之耳。讀者其以余爲癡愚否乎。

慧子旣日從事於運動。在在須費。且報社旣已封閉。卽宜另覓居屋。

依限搬移。而老父又病。慧子此時。楚歌四面。僅以一身當之矣。知某等曾於雪岡處。屢屢携欸以濟用。如姚慕蓮者。與雪岡同學者也。其第一次。以赴滬就事資斧無着。雪岡爲之設法。第二次自滬歸。言平時所得。僅敷日用。家屬在滬。無費移回。雪岡又爲之設法。至是慧子與之謀。請其接濟。彼乃先問慧子曰。雪君果何時可以出獄乎。抑竟不能出乎。慧子歛歔曰。是胡能定。姚某卽曰。不敢欺尊嫂。欸事吾今亦甚急。前所携於雪君者。早已璧趙。今緩急相商。友誼應無不答。奈窘迫更甚於前。殊以未能報命爲愧也。慧子明知其僞。又不得見雪岡。無從對證。始知其先問雪岡出獄與否。語非無因。細思人心之無良。抑何至是。脫不幸雪岡而果死。此輩之形狀。又將不知何若。且明

知其近日得有繼父遺產。數約五萬。卽非債務之應償。朋友遇難。亦當相恤。乃竟而欺。以爲已還款於雪岡。噫。盜賊世界。禽獸社會。人心如此。雖有聖者。莫能救我國之亡矣。所最堪悔恨者。雪岡平日。自奉甚約。稍有餘資。卽以周友之急。致今日幽囚狴犴。妻子無依。衣食之資。亦須仰他人顏面。而狗輩居心險詐。所以報答雪岡之恩惠者。又復如是。噫。處此鬼域場中。卽與雪岡同死。與齷齪世界永別。亦何足戀。亦何足戀。若輩醉生夢死。尙日日欺同胞以肥己。昧天良以誣人。須知國破家亡。遲早之間。同歸於盡。狗彘行爲。其結果將求一光明磊落之死而不可得。噫。慧子之言。誠傷心已極。而始出也。嗚呼。史遷述下邳翟公之言曰。始翟公爲廷尉。賓客闐門。及廢。門外可設雀羅。

翟公復爲廷尉。賓客欲往。翟公乃大署其門曰。一死一生。乃知交情。一貧一富。乃知交態。一貴一賤。交情乃見。史遷記之。蓋自傷也。嗚呼。如雪岡者。當此生死一髮之時。無論男女朋友之交情。乃皆一一付之實驗耳。余書至是。安得起史遷於地下。與之同聲一哭也哉。

十二 偵探萬惡與黑獄中之鬼氣陰風

當雪岡之被捕而至監獄也。軍法官與獄吏言曰。此犯大抵須受死刑宣告。宜慎重監視。不可疏虞。此卽外間死刑宣告之說所由起。獄吏旣以雪岡爲當處死刑。則今雖一息未絕。不失爲人。然何妨卽以屍體視之。其面目之猙獰可畏。雪岡此生實第一次見之耳。然彼獄吏者。固亦曾畢業於速成法政學校。彼之師傅。亦曾諄諄詔以保護

人權尊重民命。尊重人民身體自由。且平日苟見雪岡。固正立道旁。先生先生不絕口者也。今一變其面目。乃似全不相識。雪岡對之。殊堪一笑。雪岡旋與獄吏言曰。生人可受之苦。我皆能受之。君不必因我而多所爲難。且法律上人民一律平等。既不幸而來此。尙何優待之可言。我本求茹苦而來。請一切與他人同其待遇。獄吏曰。此無待君言。君前次被捕。我輩尙可爲之暗中設法。變通辦理。此次則……獄吏語至此忽停。雪岡之危險可知矣。余今先述一奇事。以備社會人情之一例外。監獄中有守衛者黃雲傑其人。位置甚卑。而頗有俠氣。雪岡前次被逮。彼多所盡力。雪岡出獄。酬以金。彼乃勃然。以雪岡不知其爲人。幾欲痛哭。雪岡甚義之。遂與訂交焉。今雪岡復被捕。彼

更焦急萬狀。思有以助雪岡。外間言雪岡已死。亦彼與雪岡言之。故以函慰慧子也。函中言可以挽救者。特以暫解慧子之憂耳。雪岡既以重犯被監視。一人置一密室中。門已加鍵。僅有一小隙。所以達飲食。且便監視。其飯甚惡而臭。新陳合炊。半生半腐。菜既無之。惟湯一碟。味鹽而苦。雪岡不能下咽。且食之恐病。第一日遂空腹以餓。下午天漸黑。壁間臭虫。乃列陣而出。數以千計。雪岡曰。如是則安有不死者乎。始知壁上片片竹葉之形。使全壁盡爲紅色者。乃皆臭虫之血。實卽囚徒之血也。起立窗口。稍吸空氣。圍牆之高。殆如身居井底。欲設法自盡。然思無一言而死。何以對慧子。且我苟自盡。則慧子如何。誠所謂英雄氣短。兒女情長。思想動作。皆爲愛情兩字所束縛。繼又

自擊其首曰。弱蟲懦夫。僅因眠食之不安。遂萌自殺之念。則昔日所謂救民水火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言。寔非自欺。蓋自命爲英雄。決不當因身心之不快。而稍灰其志。苟欲成事。復耽安樂。而猶厚顏以英雄自命。則古今英雄之數。當如恒河中沙。不可勝計。何貴乎英雄者。此念一定。覺壁間臭虫皆爲良友。曰。吾當視爲刺股之錐耳。達旦不寐。腹乃大饑。至是飯雖惡不能不食矣。方飯間。言軍法處長將至。獄吏笑曰。是殆爲雪岡執行死刑而來。頃刻且死。何飯爲。此言之殘忍。余至今思之。尙毛髮竦豎。幸雪岡當時未之聞耳。未幾處長至。護兵荷槍者甚衆。且果問雪岡所在。獄吏於恭敬之中。有得意狀。似以彼監獄中。又自此多一成績。甚爲欣欣。室門旋闢。處長問曰。君卽

徐雪岡乎。雪岡則答曰。我是也。君胡爲者。雪岡亦疑此時殆不免矣。處長則揮護兵與獄吏令去。對雪岡曰。我爲某某。雪岡又以爲來探我者。甚防範之。處長繼又言潘女士來與內子言。述君爲人。余深爲敬佩。今當竭余之力。脫君於難。但外界風潮正急。君不如少安毋躁。靜待余之下文。言出余口。入於君耳。請守秘密。不然則余亦甚危。雪岡自感謝。又曰。此間太苦。當爲易優待室。且與二三人俱。以免岑寂。卽呼獄吏。獄吏隨聲至。雙手垂直。正立請示。處長曰。汝知雪岡爲何人。竟以重罪相待。汝輩之虐待囚徒。乃不啻凌遲而致之於死。倘再若是。當請君入甕。獄吏面如土色。連聲稱是。處長目視雪岡而去。獄吏旣送處長。卽奔至雪岡前。怡聲曰。雪岡先生。君曾告處長以苦

狀乎。吾聞處長言。幾魂飛天外。以後有事。可命守衛告我。我雖爲難。亦當遵照毋違。且將爲先生遷至別室。此時獄吏之顏色。誠有如俗語所謂『滿臉堆下笑來』者。與昨日所見面孔。儼如兩副。誠足令人稱奇不置者也。

雪岡頃聞處長言。卽欲以函達慧子。俾得稍慰。繼思此事應秘密。倘有洩漏。則受害者不止一人。且潘女士必當報告於慧子也。然慧子則以雪岡居獄中。必甚愁苦。且決不料處長乃已爲之言。遂以得諸潘女士之佳音。函致雪岡。令毋焦急。其言甚隱。非個中人不能解。獄吏得函。急拆視之。不明其意。以爲此中必有秘密。我或可因是以受上賞。不與雪岡。而逕送至軍法處。處長讀悉。恐爲獄吏所覺。乃收藏

其書。故厲聲曰。雪岡之案。情節重大。汝固當善視其人。然亦不可怠於注意。此函留作參考。事定以後。自當叙功。獄吏大喜。且又推定雪岡必受重罪。歸見雪岡。顏色又頓變矣。是後稍聞雪岡可以免罪。則其顏色甚和。聞雪岡仍不能免。則其顏色又厲。如是變幻。殆不下數十次。幾使人疑爲有易容術者。嗚呼。身非木石。乃與獄吏爲伍。雪岡至今思之。不知其感想爲何如也。

雪岡既遷至別室。與三人者俱。倏忽間蓋半月矣。彼三人者。入獄之原因。皆係偵探所告密。罪同於雪岡。而輕重各異。若輩謂如雪岡者。亦復來此。自慰亦更自壯。四人相與閒談。各述其事。某甲曰。有劉蟒者。現爲軍府偵探。以余家稍有微貲。可以不餓。劉蟒遂向余借貸。言

需五百金。且謂無則將不利於子。余初不信。以爲方今共和國之共和時代。豈有此黑暗行爲。峻拒之。誰知不三日而被捕矣。某某則曰。余之來此。乃自作自受耳。何謂自作自受。余固未嘗從事於革命者也。乃有偵探史餘古者。余初固不知其爲偵探。彼向余言曰。現在政府專制之毒。實在可惡。吾輩組織革命運動軍隊。業已成熟。奮臂一呼。高官厚祿。可以立致。汝有志否乎。汝苟肯爲國家出力。當付汝川資。給汝委狀。可爲我送一密信至某處總機關。余本不知革命爲何事。惟料其必甚危險。動與生命有關。欲拒不納。繼而思之。饑寒交迫。不爲罪囚。亦將爲道殣。同是死耳。且如史餘古所言。革命尙有幾分之希望。不得已許之。彼乃果以二十金並委狀書函給我。我見二

千金得未曾有。目光爲之一亮。且喜又可以苟活三月。方感其出言有信。拜謝不遑。不料行至車站。已成禽矣。我懷中之二十金。絲毫未用。若輩乃隱約低聲曰。二十金可還老四。(史)而以委狀函件。押送余至軍法處。始知已爲所賣。悔之無及。余之來此。固屬饑寒所迫。豈非自作自受。言已涕泣。某甲止之曰。獄吏來矣。彼乃皇遽。急拭淚使乾微笑。某丙又輕輕言曰。余與二君皆異。彼萬惡不赦之軍事偵探。小癩痢者。當其窮時。在天仙茶園。欲竊某商人之銀錶。爲余說破。余前日無端被捕。在軍法處開庭。小癩痢突然出爲證人。余始恍然於被捕之故。而深悔昔日之失言。嗚呼。綜三人入獄之原因。不外於索詐邀功報怨之三者。雪岡聞之。思我國政治如此。民不聊生。苟不澈

底改良。微論三次四次革命。卽至無量數次。恐亦革不盡也。列強環伺。乘機干涉。亦終必亡而已矣。思至此。出獄之運動。又似無可而無不可。且適見某某之方哭泣。聞獄吏來。則復微笑。以笑當哭。其痛何如。不勝爲之淒惻。無何不三日間。某某以有委狀書函。可云證據鑿鑿。再加以供認不諱四字。遂綁赴北門槍斃。偵探得賞千金。甲丙二人。雖無物證。而偵探必指爲與亂黨有關。其一定罪監禁十年。其一九年十月。可謂魯衛之政。偵探得賞。亦各三百。二人則解往原籍執行。雪岡此時。又復顧影無儔。淒涼萬狀。覺陰森鬼氣。充滿斗室之中。隔牆有病監。以一室而積病者十餘輩。呼痛之聲。呻吟不絕。死者日必三四人。蓋聚十餘病者於一室。輕者重重者死。以生入必以死出。

其無病者。既以有盡脂膏。供飢蟲之飽啖。又復手足桎梏。鞭笞時臨。敢怨而不敢言。敢悲而不敢哭。嗚呼。誰無父母。誰無妻子。而乃使享受共和幸福。至於此極。讀者至是。能無鼻爲之酸。心爲之碎。而益嘆雪岡所遇之窮乎。

十三 幸脫網羅雪岡與慧子之慘別

愁雲密布。噩耗頻驚。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慧子半月以來。廢寢忘餐。爲雪岡圖挽救。初得潘女士之助。幸保無生命之憂。然慧子之心。則必使雪岡脫離羅網。還我自由。始達完全之目的。乃天下事有難之又難者。慧子心中之焦急。吾輩身居局外。誠不能推測其萬一也。未幾彼軍法處處長。又以事去職。其初見雪岡時。謂宜少安毋躁。靜待

其下文。至是已將去職。而對於雪岡之事。仍不見下文一字。潘女士往詢之。乃謂雪岡不死。有人疑其開脫。且謂以彼任處長。不能多殺人。以伸國法。故不安於其位。問以雪岡之事先途如何。彼則曰。余今不能過問。惟有待軍法會議之議決耳。然則潘女士所運動之結果。至是又歸泡影。且軍法會議諸列席者。大抵視人命爲兒戲。好殺性成。良心絕滅。則多數議決宣布死刑。意中事耳。慧子既日夜從事奔走。又須籌畫用費。又當爲乃父侍湯藥。實已精疲力竭。一息僅存。至是急聞處長去職。事歸無效。仰天痛哭而外。誠無他術以處此。更有駭人聽聞之事。同時發生於其際。則謂與雪岡勢不兩立之某某惡吏。將代而爲處長。雪岡之生命。必不保矣。慧子此時。苟非雪岡之事。

則無論何人。將自此聽其自然。無可爲力。然對於雪岡。則安肯坐待其死乎。旣而曰。我自善法以處此事。旣決裂。不能枝枝節節爲之。惟有電達中央。道破某某與雪岡之有私怨。一面上書當道。其文數萬言。令人讀之神爲之奪。此事大見效果。某惡吏竟以是遲疑而不敢進。謬爲避嫌。上稟辭職。謂宜先解決雪岡一案。始可接任。實則彼亦於此時暗中竭力運動。處雪岡於死。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。幸潘女士之對軍界。乃有特別能力。遂施盡種種方術。必令雪岡無中其毒。雪岡居獄中。亦多籌善法。使慧子與女士爲之實行。其函件之秘密往還。無所洩漏。則皆守衛黃雲傑之功也。兩方之作戰計畫。旣日逼而日近。兩方運動之結果。亦各自以爲必勝。雪岡之死生。誠如千

鈞一髮。人人引領其勝負之戰報。無何定期開軍法會議。討論此案。甲謂雪岡宜死者。理由甚長。乙謂雪岡無罪。卽當釋放者。理由亦頗撲不破。乃表決於多數。嗚呼。雪岡君之生命。卽在於此表決之多數少數中。定其存滅矣。與會者十一人。其欲死雪岡者。謂先將甲說付表決。贊成甲說者起立。然則此一起立。苟爲多數。雪岡今已在荒烟蔓草之中。余作此書。其悲痛又將何似。幸危機一髮之結果。起立者五人。不贊成雪岡宜死者六人。亦僅多一人耳。危哉險哉。主甲說者。既失敗。復力爭。卽不處死。亦不當釋放。釋放與否。應再付表決。主乙說者。又述明應卽釋放之理由甚力。頃間多數之六人。慮既拯雪岡於死矣。不如成人之美。還彼自由。表決之結果。主釋放者。遂仍佔多

數。余於是深爲雪岡喜。爲慧子賀。讀者至此。亦必爲雪岡喜。爲慧子賀也。慧子知雪岡得釋。驚喜之狀。較之雪岡告以婚事成就時。尤增十倍。老父亦大喜。病爲頓減。然釋放之期。尙在明日。於是函告榕城以慰老翁。而慧子且卽日與潘女士。爲製光耀奪目。花樣新製之錦袍。達旦而就。各淡粧素服。候於監獄之外。至上午八時。而雪岡與慧子相見。雪岡以右手握慧子。左手握潘女士。相見微笑。而淚點亦同時溢於三人之睫。其光耀奪目之錦袍。與素服淡粧相映。恰如池畔芙蓉碧水與紅顏共麗。拍手歡迎者數十人。偕行携手。歸於新寓。嗚呼。雪岡如是尙可以不死。雪岡此生。其殆可以不死矣乎。

余書至此。又揭一疑問以質讀者。雪岡與慧子。其傷於別離之苦。自

此眠食與共。行坐不離乎。抑痛定思痛。速令雪岡他去乎。凡人之情。必難求其滿足。當雪岡幾受死刑宣告時。慧子之心。苟可免雪岡之一死。卽不釋放。願亦足矣。及死刑已脫。乃生必令釋放之願望。然此時慧子之心。亦以苟能釋放。則卽令雪岡立時他去。願亦足矣。今則釋放之願望。完全達到。而慧子與雪岡眠食與共。行坐不離之願望。卽隨此結果以生。余知讀者諸君。亦明此理。故對余之疑問。必主前說而不主後說。以爲近理。然則慧子與雪岡。其仍赴美洲乎。然此有甚難者。當雪岡未逮捕以前。親戚猶存。朋友未散。用費之集。易若探囊。今何如矣。且老父以七十之年。呻吟臥榻。慧子安能離側乎。然則慧子與雪岡。其滅跡銷聲。偕隱山谷。以終其天乎。然此則更有難者。

普天之下。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濱。莫非王臣。夷齊之得保其首領。亦幸而餓死耳。非然者。薇蕨雖微。豈容安食。以此擬之雪岡。雖稍嫌其不類。然觀於一年以來。共和政治之進步。一日千里。余書第一頁。所謂極專制之能事。人民無些些之自由者。此時殆爲近是。仇殺相尋。睚眦必報。欲加之罪。何患無辭。故雪岡與慧子爲境遇所迫。爲國政所驅。欲求雙宿雙飛。徜徉於自由之域。余已爲之百計尋思。無一善策。噫。亦可哀矣。驚魂甫定。各道苦衷。某女士以雪岡故。一月未息。至是乃先別去。慧子與雪岡。追思舊事。又復相與流涕曰。爾我兩人。幾不得見。雪岡更嗚咽曰。僕自是誓不再離吾愛之側矣。慧子自經此風潮以後。覺文章事業。俱不妨視作等閒。美洲之行。久付之九霄雲外。

乃亦淒然答曰。願如是耳。此際兩人之情投膠漆。恩重泰山。恐化學家欲以電力爲之分解。亦難奏其效果。未幾又有一人匆匆入者。手持某女士函。函僅數語曰。『頃歸寓。軍界某君適來。謂若輩以對於雪君。不能得志。現決以激烈手段對付。宜速告雪君離此。以遠爲佳。余此時不克走談。雪君他適。恐不能送。悵何可言也。後會有期。幸努力自愛云云。』兩人讀之。魂已離舍。似傷弓之鳥。復遇彈丸。慧子急言曰。雪君……事不宜遲。倘再遇禍。必無生理。某女士既曰以遠爲佳。計不如仍赴美洲。我不能從。豈勝淒惻。但情之所至。千里一室。我亦如某女士言。後會有期。幸努力自愛而已矣。言已。涕泣。雪岡無言。淚下如雨。然一思昨日之事。今猶令人戰慄。不得不割愛目前。以避

凶饑。略籌路費。忽促啓行。此時本書第六章所記之黃龍者。適以來救雪岡。遠道奔至。家用之貲盡擔任之。其俠義英風。求之今世。殆無第二。雪岡始終不能作一語。最後乃目視慧子。緊握其手曰。慧子：……兩人皆哭。慧子曰。此時我亦不能對君作一慰語。留付魚雁可矣。雪岡唯唯。陡聞氣笛三聲。輪檣已動。兩人再一吻握。不轉瞬間。慧子所願與眠食與共。行坐不離。多情可愛之雪岡。已在蒼烟一縷。驚濤駭浪中矣。

書劍飄零客曰。自雪岡之如美洲。余曾得其來書。言及慧子尤不勝其思念。曰。吾負吾妻。又言已進某大學。息交絕遊。專心於學問。課餘則撰著小說以自遣。不知與余之所作者。有同焉否。

寫真緣

也。書成附記。

寫真緣終